

国内第一部多角度透视诺门罕战争的图书

诺门罕，战败

日本第一次

茫漠の曠野ノモンハン

——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



ボルジャ
満州里
甘珠爾廟
タムスク
ノムトソーリン
満州
ハイラル
探塩所
モンハン
ハンタガヤ
アルシャン
内蒙古

[日] 松本 草平 著
李兆晖 译

山东人民出版社

谨以此书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并向所有敢于揭露侵略战争、反思军国主义罪行的日本友人致意！

为什么 二战初期日苏要调集重兵在一片不毛之地发动一场秘而不宣的战争？

为什么 此战被视为日本侵略国策的转折点？

为什么 一向骄横的日本陆军省肯宣布“诺门罕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首次战败”？

为什么 战后80多年日本对此战一直讳莫如深？

定价：32.00 元

ISBN 7-209-03690-3



9 787209 036900 >



诺门罕， 日本第一次战败

茫漠の曠野ノモンハン

—— 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门罕, 日本第一次战败: 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
战争回忆录 / (日) 松本草平, (中) 华野著; 李兆晖译.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5 (2005.6 重印)
ISBN 7-209-03690-3

I. 诺… II. ①松… ②华… ③李… III. 诺门罕事
件 (1939) — 史料 IV. E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0759 号

茫漠の曠野ノモンハン

著者 松本草平

译者 李兆晖

本书根据松本草平 1978 年日文版译出。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或转载本书内容。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5-034 号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0531)2098027 2098028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址: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中段 邮编: 276017)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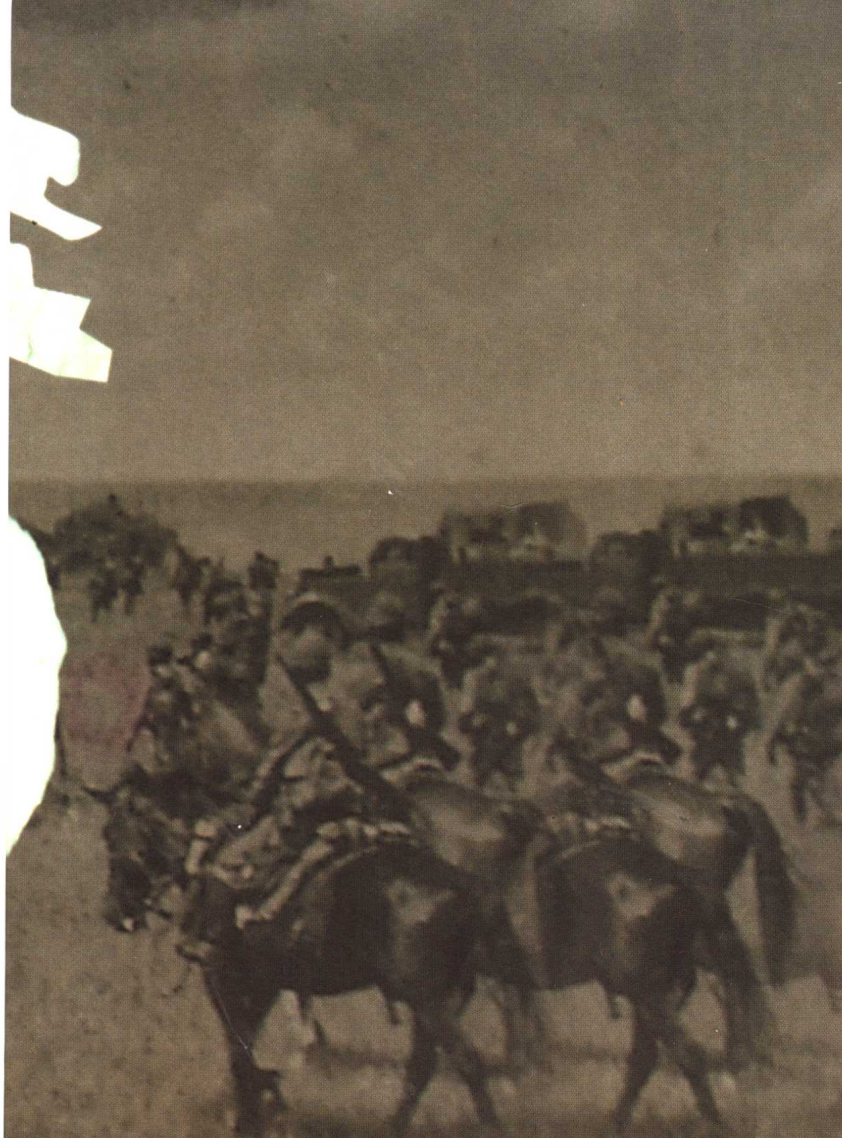
规 格: 16 开 (730 × 970 毫米)

21 印张 2 插页 30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39-2925659



本书首次多角度反映了1939年日、苏在中蒙边境诺门罕地区的一次鏖兵。此战历经半年，重创日本关东军两个主力步兵师团，几乎全歼日军当时惟一一个坦克师团，日本称此战为日军历史上首次惨败，并被迫将“北上侵苏”改为“南下犯美”，偷袭珍珠港，从而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太平洋战争。

书中配有220多幅珍贵的历史图片，真实反映了交战双方二战初期的武器装备及战况。

松本草平简介

- 1908年3月26日 出生于日本熊本县荒尾市平山
1932年3月 毕业于九州医学专科学校（现久留米大学医学部）
1934年10月9日 在大分市户次地区开设“松本医院”
1937年10月7日 应召入伍
1939年5月~10月 被卷入诺门罕战争，后在海拉尔陆军病院工作
1943年8月6日 再次应召入伍
1945年10月 返回户次地区，从事地区医疗工作
1978年6月15日 《茫茫的旷野——诺门罕》刊行
1980年9月1日 天心堂病院开院，任名誉院长（院长为其子松本文六）
1981年7月20日 去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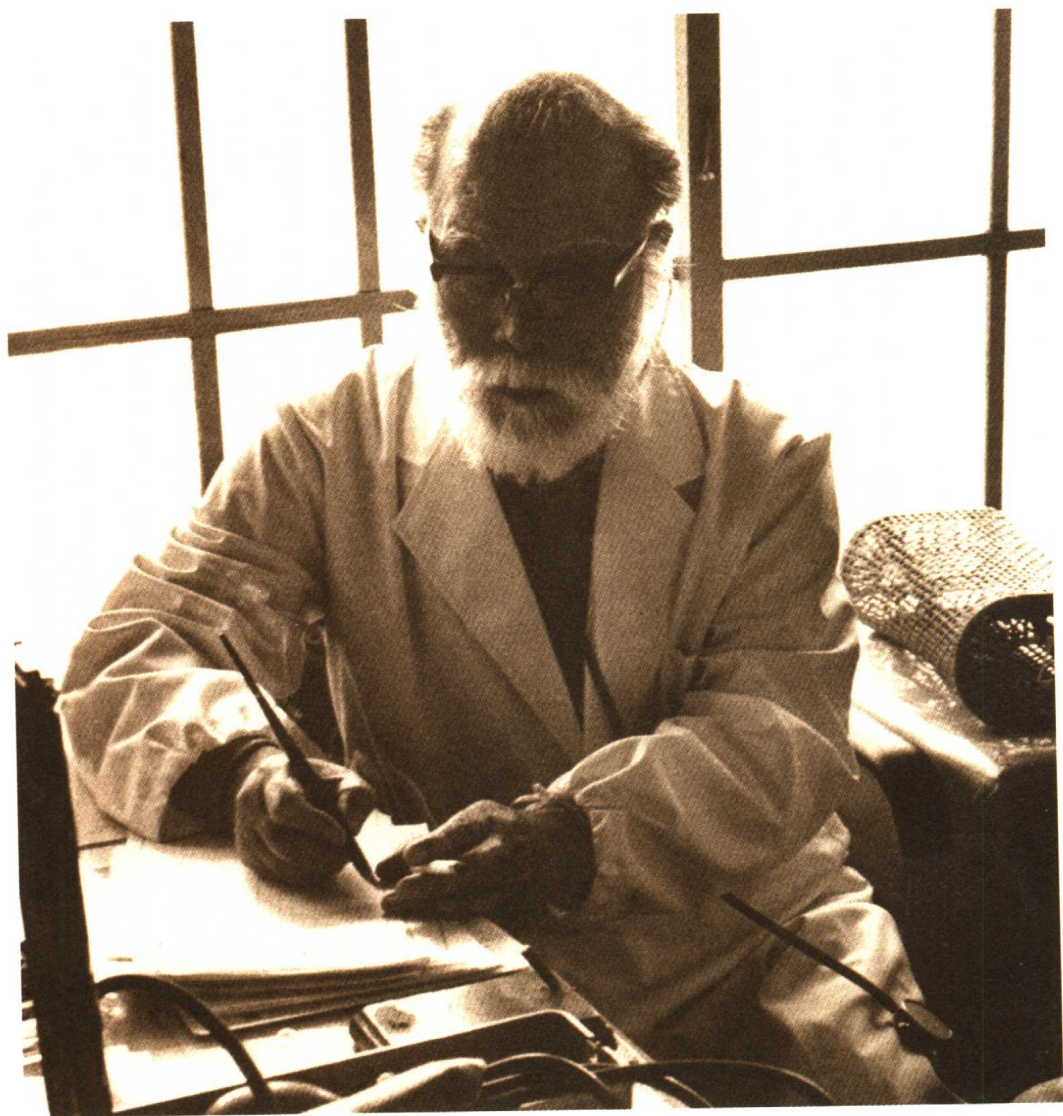
译者简介

李兆晖，1960年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1983年毕业于山东中医学院，从事中医外科临床10年，后东渡日本学医。1998年10月，第一本译书在中国出版（作者：松本文六，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出版）。现在日本从事中医研究工作。

责任编辑：丁莉 赵力

版式设计：李海峰

封面设计：秦德燕



作者 松本草平

茫漠の曠野ノモンハン

松本草平



原书封面

出版者的话

1939年5月，发生在中蒙边境的诺门罕战争，是二战初期一场对二战战局有重要影响的战争。交战双方，一方是苏联和蒙古军队，一方是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队。战争持续了5个月，以日本关东军惨败而告终，被日本陆军省称作“日本陆军成军以来首次惨败”。但由于诸多原因，有关这次战争的研究和公开出版物并不多见。

2003年10月，李兆晖先生（本书译者）将一本名叫《茫茫的旷野：诺门罕》的译稿摆在我们面前，并说此书在日本出版颇受挫折，仅由著者自费少量出版，希望能在我国得到支持，出版发行。

此后，编者认真研读了译稿，认为著者松本草平作为一名参战战地医官，较真实地记录了这次战争的惨烈及经过，亲身感受到日本关东军的残忍及底层官兵的厌战、反战情绪，并通过战后的深刻反思，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真面目。但同时，编者也认为，由于作者只是一位参战的底层官兵，对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及对战争的整个进程和意图，知道的不多，这既是松本草平先生的局限性，也是日本军部严密封锁战争真相所造成的。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编者邀请了对这场战争素有研究的华野先生，查阅了若干研究资料，增加了[相关背景]、[战史记录]、[历史点击]和图片及注释等内容，从而便于读者对这场战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此外，约请了中国军事史专家宋宜昌先生审阅了全书，宋先生还欣然应约为本书作序。为了与日文原著相区别，新增内容分别用不同字体和版式加以区分。

2005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人们反思历史，并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2005年4月

原书前言

38年前的1939年，在戈壁大沙漠北端的诺门罕，我和许多年轻士兵咽下了悲愤的眼泪，满腔的悔恨全都撒在了“满”蒙边疆尽头的荒野上了。

许多战友的生命被白白地断送掉了，他们的死日夜不停地在鞭策着我这个随军医生，鞭策我把那段历史的真相告诉人们，敦促我把那一痛苦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

忙忙碌碌，日复一日，不知不觉我已经是年近七十、鬓白发稀的老人了。真是岁月如流水、时光不等人啊。是时候了！我必须在有限的岁月里挤出一点时间，把这一历史事实记述下来。虽然我的文笔钝涩，但我还是想以墨代语，把我的亲身体验和心理话掏出来。

为了躲避苏军的炮火，我们不得不日夜蹲在像章鱼罐一样的战壕里，过着像原始人一样的穴居生活。遗书一封接一封地写，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明天是死是活，曾几度把自己的日记埋到战壕里，做好了去“玉碎突击”的准备。虽然我侥幸地活下来了，遗憾的是这些日记已经无处寻找了。

过去的记忆已经是朦朦胧胧了，眼见的是遮云蔽日的黄土，耳闻的是咆哮如雷的炮声，仿佛是投身于火热的地狱之中：浑身沾满鲜血的日本士兵，疯狂地扑向苏军的阵地，冲向苏军的坦克……

其实战争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写的，可写的只有那些悲愤而死的士兵，可安慰的也只有那些被送去当炮灰、并且是死无代价的亡灵。

我很想把当时准确的场所、人物、日期都写下来，可是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自己能活下来，炮火弹雨之中能保住自己一条性命已是竭尽全力了，根本就顾不上什么周围的战况，或者说是根本就漠不关心。

从1939年8月20日苏蒙军发起总攻之后，我整个就像是在梦幻里一样，脑海里留下的是那些永远难以抹去的记忆。

松本草平

1977年10月1日

致中国读者

作者长子 松本文六

这本回忆录记述了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罕战争。诺门罕战争是一场日苏之间没有宣战的战争，所以在日本把这场战争称为“诺门罕事件”。但这却是“日本关东军仅第23师团2万兵力之中，死伤率就高达70%的一场大战争”（《昭和史》，半藤一利著，2004）。这本书是我的父亲松本草平（真名叫松本弘）六十花甲时才出版的。我原本以为军医只是在后方的野战医院里处理一下伤病员而已，看了这本书以后才知道，他是作为一名兵卒被派往战火纷飞的第一线，这令我更想去详细地了解一下这个诺门罕。

1999年8月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和本书译者李兆晖先生一起参加了一个叫“诺门罕事件60周年纪念慰问团”的旅行团，到诺门罕战争爆发地去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站在哈拉哈河西岸，望着茫茫无际的诺门罕旷野，我禁不住地问：“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地方打仗？”我虽然没有经历过那场战争，但是从内心里却理解了作为一名普通兵卒被卷入这场无谋战争之中的父亲为什么那么愤怒、那么怨恨。考察完毕后，我又读了一遍本书，才真正弄明白了父亲（当时71岁）在1980年9月1日天心堂户次病院——这个病院是诺门罕参战者的纪念塔——建院典礼时说的那句话的含义。昨天还在一起有说有笑的士兵，第二天却成了尸骨，这种冤念就全部凝聚到“诺门罕参战者纪念塔”上了。父亲始终是反对战争的，在1943年再次被招入伍后，不久就被扣上一顶“赤色分子”的帽子，原因是他私下里散布日本战败论。

翻阅一下日本的近代史，尤其是昭和史，日本从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迅猛发展工业，迈进了现代国家的行列。20世纪初期经过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开始傲慢起来，不顾国力而一味地追求“富国强兵”。到了1928年，一手制造了暗杀张作霖的“皇姑屯爆炸事件”；接着又挑起了“满洲事变”，侵占了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接下来是建立伪满洲国，废弃华盛顿条约，并以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为借口，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日中战争”。1938年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发表了“东亚新秩序声明”；1939年5月，作为“东亚新秩序”的第一步，有意识地挑起了诺门罕战争。

诺门罕战争是以满洲西北部诺门罕为中心，在茫茫的呼伦贝尔高原上，日本关东军加“满洲”军和苏联远东军加蒙古军之间展开的一场大激战。于是“小小的国境纠纷就变成了大大的日苏战争了”。开战之日，父亲从两军的阵地布局、兵力火器

对比上就预感到关东军要败。果然不出所料，关东军大败，父亲所属的第23师团几乎全军覆没。然而，策划和指挥这场战争的关东军参谋服部中佐和辻政信少佐，不但没有被追究责任，反而升职受奖，荣升到日本陆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任作战班长和战力班长。两个人后来又极力推行“南攻政策”，成为太平洋战争的急先锋。

假如日本当时能够正儿八经地总结一下诺门罕战争的教训，也许不会再扩大阵线、发动以后的战争了，日本也许不会再继续侵略别国了。遗憾的是历史是不存在“假如”这两个字的。

战史研究家户部良一在他的著作《失败的本质：日本军队组织论的研究》中指出：“诺门罕战争的失败，是太平洋战争败北的序曲。作战目的不明确、中央与地方不沟通、前线部队独断专行，还有一点就是过度强调和夸张精神作用。”可谓是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

遗憾的是，日本好像忘了这些，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就任首相以来每年都去参拜第二次世界大战A级战犯和一般战死士兵合祭在一起的靖国神社，引起了亚洲诸国的反感。不仅如此，还往伊拉克派遣了日本自卫队，甚至策划修改以第九条“放弃战争”为中心的日本国宪法。不得不说，这是自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吞并朝鲜、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以来，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再次抬头。

父亲的这本战争回忆录之所以希望中国的读者一读，就是想让中国人民知道日本军国主义当年是如何独断专行、无谋胡来；让中国人民知道日本的侵略不但给中国人民造成了莫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创伤，同时也涂炭了无数日本人民的生命。

希望世界没有战争、和平共处，尤其是希望日中两国人民能够长期友好下去，这也是这本书为什么要在中国出版的一个最主要的理由。此外这也是我对已故父亲的一个最大的安慰。日本在日中战争中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现在父亲的这本书能在中国出版，让深受其害的中国读者一读日本普通人的战争体验，作为作者的长子，我甚感荣幸。

最后对此书的翻译者李兆晖先生，山东人民出版社的金明善先生、丁莉女士、杨大卫先生，以及为本书出版而付出辛劳的烟台市福山区人民政府的黄涛先生、山东省国信招标有限公司的刘大伟先生等，深表谢意。

2004年12月

关于诺门罕战争（代序）

——中国军事史专家宋宜昌先生访谈录

宋宜昌先生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史专家，著有《辉煌帝国的军事视角——解读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长篇科幻小说《V贬值》和长篇战史小说《极光下的幽灵》、《燃烧的岛群》、《沙漠之狐隆美尔》以及军事科普读物《火与剑的海洋》、《大洋角逐》等。以下是本书责编对宋宜昌先生的采访，代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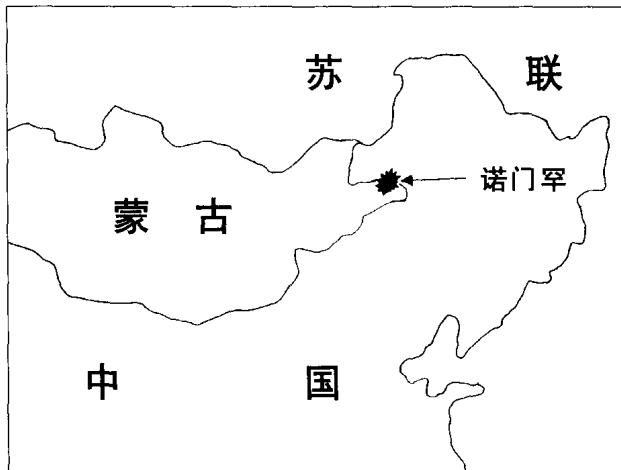
问：诺门罕战争是怎样一场战争？

宋宜昌答（以下简称答）：1939年5月4日至9月16日，当时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军队，与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军队，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境内的诺门罕布尔德地区和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拉哈河中下游两岸，爆发的一场激烈战争。简言之，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一次日满对苏蒙的战争。

问：1939年正是日军主力大举进攻中国腹地，兵力捉襟见肘之时，为何又要分兵对苏蒙挑起这场战争？

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侵占了我国东北地区，同时扶植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成立了所谓“满洲国”。日本军阀联合垄断资本企业，有步骤地掠夺我东北资源和能源，把东北变成入侵华北和中国的战争基地。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关东军除抽调部分兵力参加华北作战外，其主力未动。他们屯集储备了大量军事物资，准备



诺门罕位置示意图

实施“北进计划”，寻机向苏联开战。

日本军阀从心里看不起苏联红军。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沙皇陆军屡战屡败，海军全军覆没于对马海峡。在1919年至1921年的俄苏内战时期，日军一度占领了西伯利亚的部分领土。后来苏维埃政权稳固，日军才撤回。在1937年至1938年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中，包括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内的大批高级将领遭到清洗和处决，红军的指挥系统一度陷于瘫痪。关东军则趾高气扬，一心想找一个或者造一个“柳条湖”(即过去的柳条沟)事件，袭占苏联或蒙古领土，击溃苏蒙军队。其最低目标是占领伊尔库茨克以东的苏联远东领土。如果得手，则一直向西席卷，与希特勒的纳粹德军沿某条双方议定的界线分割苏联。

问：日本一弹丸小国，在侵略朝鲜和中国之际，还妄想与纳粹德国瓜分苏联，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胃口？

答：日军的作战指导方略，很像蟒蛇吞象的态势——一贯以小吃大。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日本屡屡以小吃大，多次得手。看看太平洋战争中日军铺的大摊子：与中国、英国、美国、荷兰，以及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印度等国同时开战，甚至派兵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登陆，其胃口之大，无论怎样想都不过分。

问：日本对苏作战是从诺门罕之役开始的吗？

答：不，日军发动诺门罕作战之前，是有序战或曰前哨作战的，这就是张鼓峰战斗。

关于张鼓峰作战，本书也提供了日本方面的一些情况。这场战斗也鲜为人知。大体上讲，日军第19师团(驻朝鲜)的两个步兵团，袭占了苏朝边境地区的张鼓峰和另外一个山头，遭苏联重兵重炮和航空兵反击，伤亡惨重，被迫停战。时间是1937年8月。

问：既然日军在张鼓峰试探战中碰壁，感受到了现代化合成作战的威力，为何仅时隔两年，在装备和训练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又在诺门罕挑起战火？

答：这是日军及其高级指挥机构的一贯作风。除开道义原则，日军高级指挥机构在战略战术上一贯冥顽僵化，迷信精神力量，为了“皇军”所谓的“荣誉”，不碰得头破血流、筋断骨

折是不会回头的。

问：松本草平回忆录中有多少真实性和可读性？

答：作者是当时参加诺门罕战役的一名军医。作为一名非战斗人员，记述了一些他亲眼所见所闻的事情和场景。而在当时，日本青年普遍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分析、批判能力很有限。所以作者当时只看到苏军武器好、地形有利，日军高级军官指挥拙劣、参谋人员能力差等等，却对日本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的整体反省和认知有所不够。考虑到作者在军队中的地位和战后日本的大环境，他能在垂暮之年勇敢地写出半个世纪前的亲身感受，写出个人对战争的忏悔，痛骂当时的指挥策划者，也就不能要求太高了。当然，由于作者身份的限制，原书对这场战争的全局性描述还远远不够。

问：前苏联关于哈拉哈河之战有何文献？

答：从中译本来讲，最具参考价值的就是三联书店1972年9月出版的朱可夫著的《回忆与思考》（上、下卷）。此书原为内部发行，改革开放后公开发行，洪科译。原书作者在文中多处引用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足见该书影响之大，而且有了日文版。

问：作为当时苏蒙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朱可夫元帅，他如何评价诺门罕战役？

答：苏联称之为哈拉哈河（旧译哈勒欣河）战役，从根本上讲，与日本人对该役的认识不同。

苏联军队也好、帝俄沙皇军队也好，都继承了当年战无不胜的蒙古骑兵大兵团机动作战传统，然后用坦克装甲车辆、飞机、火炮、后勤车队、重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使这一传统完成了现代化。这种机械化战法在开阔的平坦地形上有明显的优势。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白俄罗斯、东普鲁士诸战役就是证明。

日军基本是旧时代的旧战法，主要是依靠步兵夜间袭击。这种战法无力与苏军抗衡。后来在二战末期，苏军攻入我国东北，全歼日本关东军又证明了这一点。

退一步说，即使日军当时侥幸攻占了诺门罕，但只要苏军集结更多的装甲兵、炮兵、航空兵、后勤力量，对日军深远后方从满洲里——海拉尔向东南方切入，将整个切断日军在诺门罕战区的后勤补给系统，日军只能坐以待毙。

可以这么说，日军不理解辽阔的草原，也不理解在草原上

应该使用的战争方式，更不理解机械化兵团合成作战。

问：诺门罕之战中制空权的争夺是怎样的？经典战争和经典战役中制空权非常重要，比如今天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战中，制空权弱势一方有何战法？

答：诺门罕战役初期，双方航空兵实力大体相当，苏军飞机数量略占优势，一线配置作战飞机250架（战斗机150架、轰炸机100架）；日军为第2飞行集团，作战飞机150架。日军飞行员训练有素，由于已经在中国战场作战两年，经验丰富。特别是在6月27日偷袭轰炸塔木斯克机场（蒙古境内）的战斗中击毁击伤近百架苏军战机（日方资料称124架），改变了空中力量对比。

但苏军极为重视制空权的争夺。苏军总参谋部调来最优秀的飞行员，并从内地转场到战区大批新型伊-16战机和海鸥式战机。在激烈的争夺制空权作战中，苏军很快总结经验，渐占上风。战争后期，苏联空军不仅在战场上实施近距离对地面的空中支援（轰炸、扫射、侦察、炮兵校正），而且轰炸攻击了日军腹地的将军庙机场及后勤设施。由于损失了大量最有经验的飞行员，日军在空中已处弱势。这种制空权的易手，也影响到诺门罕战事的结局。

现代战争，无论是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还是伊拉克战争，制空权都极端重要。甚至可以说，美军和北约部队就是依靠制空权赢得战争的。

制空权势弱的一方并非全然无所作为。在战前，必须有反空袭的各种预案，部队必须分散，武器装备必须伪装、钻洞。战时可以大量设置假目标，诱饵，欺骗，组织好各种武器系统的对空射击。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军队由于伪装和欺骗做得好，仅损失了12辆坦克和装甲车辆，而并非北约军队宣称的炸毁了200多个装甲目标。在伊拉克战争中，伊军汲取了海湾战争的教训，做了最大限度的分散、伪装，其空袭损失不及海湾战争的1/20。另外，在现代经典战争和游击战争中，针对进攻的占有空中优势的一方，守方集中火力和智慧，大量杀伤攻方防御能力较弱的直升机也是一种成功的战法。伊拉克抵抗力量大量击毁美军直升机后，一段时间内美军直升机甚至不敢白天在战区飞行。

问：日军在诺门罕战役第二阶段的反攻中，主要手段是依

靠步兵夜间突袭，并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夜袭、近战也是我军的传统优势，并在过去的战争中作为制胜法宝。在夜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夜间似乎已成为高科技一方的天下，这是否说明战争胜利的天平会倾向技术取胜？

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亚洲国家或民族的军队，在与装备、火力、技术占优势或绝对优势的美军作战时，大量使用夜袭战术。在这些战争的后期，夜袭几乎成了标准的战术。正是由于吃了夜战不利的大亏，美军花费了多年时间和大约50亿美元~70亿美元的投资，为其陆军、空军研制了配套齐全的夜视装备系统。比如最有名的机载“兰登”夜间侦察和作战吊舱。由于电子技术、芯片技术的发展，美军步兵拥有全套的夜视器材，其坦克和装甲车辆、普通车辆均有各种档次的夜视仪(包括红外线式的和微光放大式的)，这就使本来对美军不利的夜间反而成了他们的优势。夜战今天成了美军的长项。

但是，战争的规律就是攻守双方的不断变化和进化。其特点是建立广泛有效的情报网；将大部队进攻分散成数人至二三十人的小分队；进行精心策划的炮击、爆破、路边遥控炸弹、地雷袭击；灵活使用单兵火箭筒(RPG-7)、轻型反坦克导弹、各种高技术和低技术引信的炸药、中小口径迫击炮、107毫米火箭弹及简易发射装置；单兵猎杀——使用狙击手和狙击兵，配备先进的狙击步枪；混入敌人内部；利用敌人的各种弱点和决策失误；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以获得人民支持；其他高技术手段。

总之，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道相依，魔道相长。战争不会结束，战争手段、方式、方法、武器的发展也不会结束。天下没有完美无缺的技术，天下也没有永远的胜利者。

问：诺门罕战争中，双方都动用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反复激战，二战期间在亚洲很少有成规模的坦克群交战，这次战役是否是亚洲战区最大的一次装甲战？

答：二战期间，亚洲战场上主要是盟军(包括中国、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与日军作战，日军历来重视海军和空军装备，其坦克装甲车辆非常落后，直到战败，也并无多少改进。

在诺门罕战役中，日本关东军将其精锐的坦克第1师团的2个联队投入到战斗中。其中第1坦克联队拥有八九式坦克35辆、九四式轻装甲车27辆，第4坦克联队拥有八九式坦克17辆、